

苦儿苦读记

刘玉峰 著



•5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邹建忠
插图：翁家澎
责任编辑：罗俞君

苦儿苦读记

刘玉峰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375 插页2 字数114 000 印数1—57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42-0564-6/I·111 定价：1.55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蝗灾、水灾中逃生，在饥饿、贫穷中苦苦求学，一个孤儿自强不息的精神将深深地打动你我。

目 录

一	诺言.....	1
二	逃荒的人.....	5
三	奶奶庙.....	13
四	打手心.....	22
五	小匣子的秘密.....	30
六	抓壮丁以后.....	41
七	鞭驴把.....	50
八	奇遇好人.....	60
九	新的启示.....	70
十	公子哥儿.....	79
十一	闹学潮.....	89
十二	校长被捕.....	101
十三	榜上题名.....	113
十四	入学.....	122
十五	大祸临头.....	138
十六	山穷水尽.....	149
十七	柳暗花明.....	160

一 诺 言

豫南平原洪河县瓜皮区的小程庄，是我的家乡。它总共才30多户人家。听老人们说，小程庄的祖先是200多年前从青龙沟上游的大程庄逃荒而来的，因此，全村清一色都姓程，而且都靠租地主的地为生。大概也就因为是这样，全村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识字的人。

小程庄离县城很远，是全县最靠北边的村庄，就是离村东南的瓜皮镇，也整整有8华里远。村北是一条长年大部分时间没水的小河沟，不知为什么，人们都叫它青龙沟。你莫看它全年大部分时间是干崩崩的，可一到每年初秋，它就一下子涨起大水来，转眼间就可以吞噬满地的庄稼。有一年青龙沟在村西决堤，随着一片报警的锣声，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，不一会大水就把我们村吞没了。人们大呼小叫，哭声震天，纷纷逃向高处。待次日晚上水退后，全村十多家房倒屋塌，好在人们有了防水的准备和经验，才没有伤人。为了防止水患，人们给小小的干河沟修起了两条又高又大的河堤，但还是挡不住凶猛的大水。今年受了水淹，明年春天还要修堤。间或有一年不涨大水，那就必然是个大旱年。而且，隔不了几年，总要有一次蝗虫的侵袭。提起蝗虫，老百姓都叫它“神虫”。说起来也怪，头天还无影无踪，第二天说来就来了。它们一来，就

遮天盖日，满野遍地。进了村，连厨房里都看不见地面了；到了地里，只听得一片哗哗的响声，不一会工夫，一块庄稼就变成光秃秃的一片荒地了。除了这个怪虫外，我们那里向西不到100里，就是平汉线上的一个重镇，在我记得事的那些年月里，那里驻着汤恩伯的警备司令部，他们抓丁拉夫、敲诈勒索、草菅人命，闹得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。如果谁家的小孩夜里哭了，大人说声“汤司令的人来了”，小孩就立即不敢吭声了。因此，我们那里流传着一个口头禅，叫做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。

我的童年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度过的。我吃过柳树叶、榆树皮，差点儿病死、饿死，但我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，而且还破天荒地断断续续读了四年零两个月的书，成了我村的第一个初中生。要说清这一点，还得从我的家庭说起。

我的家，从我记事时起，就是四条光棍。家中除了父亲外，还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哥哥，一个比我小2岁的弟弟。母亲据说是生下弟弟后得了什么月子病死的，我和哥哥之间，还有两个姐姐，一个长到5岁时，被水淹死了，一个是生下来七天就得了个什么“七天疯”死了。

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不爱讲话，大哥年过20，五大三粗，平日里傻头傻脑，少言寡语，一碰上什么不如意的事，却又大喊大叫，猛如张飞。我比哥哥矮半截，平常不多言多语，遇事也发不起脾气，我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：少说多做，勇往直前，不管在什么大灾大难面前，决不回头。弟弟志浩比我小2岁，却长得瘦瘦长长的，几乎和我一样的高，他嘴上不爱说，心里很有主意，处处看大人的眼色行事，事事跟着我学。

母亲在世时，我们家也种瓜皮镇大地主何彩云的地。母亲死时买棺材借了何彩云10块银元，到了还钱时，借钱字据上却变成了50元，连本带利，要还100元。我父亲找中人，中人是地主的狗腿子，他一口咬定本来就是50。父亲又去区公所告状，区长也一口咬定“白纸黑字”为凭，立逼父亲如数还清。我父亲是个泰山压顶也不怕的乐天派，眼看无处讲理，就狠狠心说：“卖地还债，从此与何家一刀两断！”当时，有人劝父亲去县城告状，父亲盘算了一下，告到县里要花多少冤枉钱，也不一定会打赢官司，就对那些好心的乡亲们说：“屈死不告状，饿死不做贼。”并引用了“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的民谚，毅然卖去那3亩3分地，还清地主的债，退了地主的地。从此，父子四人，守着3分老坟地谋生。

父亲有句口头禅，叫做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他竟然守着那3分村边的老坟地，种菜、养猪、喂鸡，起明摊黑，硬是把我们三兄弟带大了。但他立志要儿子上学读书的心愿，直到我已过了10岁，远远超过了入学年龄，却一直未能实现。因此，每逢月下乘凉、火边取暖，父子四人围在一起，父亲谈起母亲死后借债卖地的那桩公案时，总是不由自主地用惋惜的口气说：“就是离镇子太远了，要不，我说啥也得让你们几兄弟去上学读书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往往还自作聪明地作着解释：“我们小程庄，200多年吃苦受罪，种财主的地发不了财，就是因为缺个读书识字的人呀！”有时，他还望着我们兄弟们期待着他送我们读书的目光，乐呵呵地向我们作着保证：“等着吧！总有一天，我会供养一个学生出来。”



二 逃荒的人

有一年春天，从黄泛区来了一家逃荒的人。

这天，我们全家四口都在菜地上干活。无意中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，身材瘦长，面黄神伤，身穿一件旧蓝色长衫，手挽一个花土布被单包包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慢慢地从我们菜地边上的乡道上向前挪动。他后面有一位身材苗条、装束整齐，瓜子脸上长着一双秀气精明眼睛的小媳妇。那小媳妇扶着一位有气无力的老奶奶。老奶奶手拄着一根用树枝修整的拐棍，在媳妇的搀扶下，吃力地向前移动着不大听使唤的腿脚。当他们全家三口走到菜地边上时，显然是又渴又饿，走不动了，便坐在路边休息。

父亲是个生来爱管闲事的人，一见有三个逃荒的坐到了菜地边上，就走过去问：“是黄泛区来的吗？”

那男的忙站起来，用呆滞的眼睛望着父亲，他还没开口，身边的小媳妇就忽地起身，抢先点了点头，回笑道：“是的。”接着，又用羞怯的表情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叔，我妈有病，走不动了，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！”

我父亲二话没说，忙回屋拿了三根过冬萝卜，走到井边，用清水洗了洗，一人一个地递了过去，嘴里还唠叨着：“吃吧！不辣，脆甜，既解渴，又挡饿。”

媳妇接过萝卜，没顾上说一声“谢谢”，就立刻送到婆婆嘴边说：“娘，吃吧！”老奶奶用眼瞟了一下父亲，嘴里咕哝着：“好人啊，好人，难得的好人。”说着，就贪婪地大口咬起又甜又脆的萝卜来。显然，她的牙齿还好，而且，没有大病，只是饿得难过了。

男的接过萝卜，没有吃，只是呆呆地望着父亲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还是父亲先开口道：“老弟，你贵姓？”

“不敢当，小姓冯，贱字大涛。”一开口，我父亲就猜准他是个读书人了。其实，在那个年月，经常有从黄泛区逃来的，可以说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水火无情么，除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恶霸地主、豪绅官僚另有门路外，住在黄河边上的人，又有谁能躲过那场蒋介石扒黄河的浩劫呢？在当时，不仅父亲，连像我这样的10来岁的孩子，都把这当作常识了。这时，我早已停下工作，跑到他们身边，用惊异的眼光望着他们，支起两只耳朵听父亲和他们讲些什么。

“你们准备到哪里去？”父亲接着问。

“唉，四海为家呗，到哪里去呢？反正到处流浪吧！家是没有了……”冯大涛唉声叹气地回答着。

媳妇没等男人说完，就忙插嘴说：“大叔，他是一个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老实人，你甭问他了，他什么主意也没有，你要是能行行好……”

婆婆好像吃了萝卜，精神顿时变得好起来，不等媳妇说完，就接上去说：“大哥，行行好，给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吧！”

面对着这三个逃荒的人，父亲一时也感到很为难。但

当他一抬头望见西边的奶奶庙时，一线希望掠过了他的眉梢。他用手一指说：“你们看，那边有个奶奶庙，是空的。我看你们就在那里落脚吧！天无绝人之路，你们先在我这里休息几天，我给你们安排一下，再住进去。”

媳妇用惊喜的神色望着奶奶庙说：“那敢情好，俺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叔的恩情。”

婆婆也忙接着说：“你大叔真太好了，积德行善的人哪里都有，老天爷保佑你多子多福。”

父亲苦笑了一下说：“多子多福，进屋看看你就晓得了。走，回屋休息吧！”说着，他就提起冯大涛的花被单包包往我家那3分菜地边上的茅屋走去。

一进屋，父亲就扒出一个小纸包递给我说：“今天，我用20斤萝卜钱，换了二两盐，大概客人也很久没吃过盐了，快烧火，今天煮红薯叶汤放点盐进去。”

我一听说有盐，就惊喜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我们从过旧历年到现在，已经几十天没见过盐了。我接过盐时，手都有点发抖了，连忙如获至宝地用双手捧着，轻轻地放进灶台上空空的盐罐里。然后，他赶紧去烧火。

父亲点起一根沤过的麻秆火，拿出小烟袋装了一锅自己种的碎烟叶，递给冯大涛，随后谈起家常来。

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，黄水突然袭击冯家村时，是个夜晚。冯大涛一见大水来了，立即招呼他娘，但他娘一见大水就没了魂，一下子瘫倒在地。媳妇随手收拾一包衣物，正叫孩子起来，孩子还没叫醒，冯大涛就大声叫着媳妇：“快！快把咱娘送出去，回头再抱孩子。”媳妇也是一时失算，急忙同丈夫架着婆婆，蹚水跑到村边的一个高岗上去。当他们把娘放下，回头下到水中时，大水已过大

腿深。眨眼间村里的房子已被大水冲倒、淹没了。媳妇和婆婆大哭大叫一个劲地往水中跳，要去救孩子。冯大涛流着眼泪拉住老娘和媳妇不放。稍过了一会儿，村边的大水已齐人深，婆媳俩面对无情的大水，昏倒在土岗上。

后来，冯大涛终于捞了一些挡在土岗边的房梁与门板，做成一个木筏，在天亮时逃出险区。但整个村子已无影无踪了，两个不到6岁的孩子，也永远看不到了。

本来，父亲要冯大涛全家留在我家多住几天，但，老奶奶看到我家四壁空空，就坚持立刻搬到奶奶庙去。父亲扭不过她，只好同冯大涛把奶奶庙匆忙打扫一下，当天下午，把他们全家三口送过去。临走，老奶奶和媳妇还千恩万谢地感激不尽。可冯大涛却仍是那么木呆呆的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我家。

后来，我仍同弟弟剜菜、喂猪，父亲仍同哥哥浇水种菜，每逢单日去赶集卖菜，买点什么吃的回来。晚上无事，父亲常常去找冯大涛坐坐，因此，我也常常听到父亲带回来的一些有关冯大涛的消息。

开始，冯大涛想出去找点零活做。但那时节正青黄不接，人们都在吃草根树皮，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都难以为生，像冯大涛那样单薄的人，又有谁能请他干活呢！他们全家三口，只好靠婆媳讨饭为生了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没过几天，婆婆竟被瓜皮镇何家大院的狗咬伤了。回到奶奶庙，伤口发炎，整条腿都肿了，只好在庙中养伤。

有一天，媳妇讨回几十片红薯干回来，一进屋，看到婆婆睡着了，丈夫坐在一边默不作声，就用从我家拿去的

那只破锅，熬了一点红薯干汤，舀了两碗，端给婆婆、丈夫吃。

这时，婆婆已经醒来。她伸手拉住媳妇、儿子的手说：“你们吃吧！我不行了，反正靠讨饭也养活不了我们三口，你们不要顾我了。”

媳妇忙抽回手，端起那碗汤说：“娘！快莫说这些了，热汤，你喝点吧！等你的伤好了，咱再想办法离开这里，找条生路。”

婆婆用干枯的手推开汤碗：“人活百岁也是死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。本来，我们是一户好人家。事到如今，咱们谁也莫怪谁，只怪那个姓蒋的和小日本。我死了，媳妇还年轻，你就找个合适的人家，投条活命去吧！要是大涛有朝一日能回家立业，到那时，你忘不了他，你就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冯大涛忍不住大叫一声：“娘！”他失声痛哭起来。媳妇一面流着眼泪，一面紧紧握住婆婆的手说：“娘，你快别说这个了，要死，咱娘俩也得死在一起……”

当我父亲拿着从集上买来的和他在地里找来的药，和我一起走进奶奶庙时，只听媳妇大哭大叫着：“娘！娘！你不能撇下我们去呀！……”她用双手拍着地，痛不欲生地数说着。冯大涛也凄惨地哭叫着娘。我和父亲走进了庙门，父亲伏身摸了摸老奶奶的脉搏，已经停止跳动了。两碗红薯干汤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。父亲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心情沉痛地说：“我来晚了！”其实，即使他早一点来，又有什么用呢！他连自己这一家都难以养活，还有本事救活天下所有的穷人吗？

安排了老奶奶后事的当天晚上，我父亲在奶奶庙里同冯大涛和他媳妇说：“冯老弟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总不能眼看着一个个的饿死，我看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”

冯大涛半天没有吱声，还是他媳妇打破了沉默说：“大叔，这年景，人吃人的时光，有啥子办法可想？”

这时，冯大涛却很艰难地说：“要不，还是按俺娘的话，你给孩子他娘找个人家，我也好远走高飞了。”

“这，这怎么行！你们一家五口，眼下只剩下你们俩口子了，还能走那条路！”父亲说到这里，回头对我说：

“志恒，你出去玩吧，我有话和冯大叔说。”

我想，父亲一定又学着戏文里的诸葛亮，有什么锦囊妙计提出来，就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出门去。但，我没走远，只是躲在门窗下，支起耳朵，想听听父亲有什么好主意。

父亲见我出去了，就放低声音说：“冯老弟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看这样吧！我和我们大毛，再加上你，咱三个去集上何家大院走一趟，尽管我多年没有去过那里了，路我还是熟的，咱们设法进去，哪怕弄他几十斤粮食出来，也可救救急。”

冯大涛一反常态，立刻回绝了父亲的话：“不，不，程大哥，那使不得。”

“怎么，你想白白地饿死吗？甭看我没读过书，我也懂得饿死不做贼的道理，可我不能眼看着叫你全家都饿死呀！”父亲也着急地作着辩解。

“程大叔，俺们可不是那号人呀！俺祖祖辈辈都是安份守己的好人。”媳妇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这番话的。

“唉！这可叫人咋办呀！要不然，你们就和我们一起吃吧！我们吃啥，你们也吃啥，总不能叫饿死呀！”父亲不愧为是个乐天派，好像他满富裕似的。

“不，我知道你的难处，我不能再拖累你。就这，我已经感恩不尽了。”冯大涛坚决拒绝了父亲的好意。

此后，只听见旱烟锅的吱吱声，许久没有听见有人再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还是媳妇又开了口：“程大叔，叫你劳累了一天，天不早了，你回去歇吧！让俺自家再想想办法。”

“那也好，明天是阴历二十三，瓜皮镇赶集，我再去卖点菜，回来咱们再商量。”说着，父亲出来了，我们默默地踏着星光，走回自己屋去。

往日夜里，父亲往床上一倒，就呼呼入睡了。这天，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立即睡着，并在床上唉声叹气。似乎他的“天无绝人之路”遭到了无情的讽刺，他犹豫了，沮丧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和弟弟照例去剜了喂猪的野菜回来。路过奶奶庙背后，突然发现一群人围在那里。跑过去一看，竟看到了一座新坟。原来，冯大涛的媳妇昨天晚上悬梁自尽了！我怎么也没法接受这个事实。这不是真的！望着呆呆地扶着一张铁锹看着新坟的老冯，我对自己说。

这时，父亲赶集回来了。他大概已经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事，大步流星地走近老冯，深情地对他说：“老弟，别难过，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老冯见了我父亲，眼泪扑答扑答地流了下来，勉强应了一声：“程大哥。”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停了一会，老

冯才呜咽着说出另一句话来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走！哪里去？冯老弟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到哪里都一样。走吧！先到我家去，咱哥们合计合计，看该怎么办。唉！天无绝人之路。”说完，父亲把老冯拉走了。

三 奶 奶 庙

等我和弟弟回到家中，放下野菜，分头去煮饭、喂猪时，我发现父亲似乎与冯大涛已经谈好了，冯大涛不再打算走了，正在和父亲谈着读书的事儿。这是他到我们村来后第一次说这么多的话。我猜测他可能是想以此来冲淡他心里深深的哀痛吧！我一面做自己的事，一面专心地听他说：

“不瞒你老哥说，我确实读过几年书。可到了这地步，读过书又有什么用？所以，我一直没给你说过这个事。我家三代单传，人不多，有十来亩薄地，喂一头毛驴，日子过得还可以。父亲望子成龙，7岁就送我读小学，一直读了4年。村小读完后，我也该去城里读高小了。可因为我年纪小，自己顾不住自己，父母不放心；另一方面，父亲盘算来盘算去，还是觉得去城里读书他供养不起。恰巧这时，由于村小停办，村上请了一位老先生办了一个私塾，父亲就把我送去了。读了3年，读完了“四书”和《诗经》，老先生死了。这年我15岁。去考中学，没考取，就跟父亲在家种地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一下，抬头望了望我父亲，有点不解地问道：“我读书的事，大体就是这样，你老哥问这干啥？”

父亲不忙于正面回答冯大涛提出的问题，却胸有成竹